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八

席書 弟春 篆　霍韜 子與瑕　熊浃

黃宗明 從子元恭　黃綰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郯城知縣入為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十七年四月上疏曰近以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意以災異為諸臣所致也臣竊謂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見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哉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員積至

數千投充校尉多至數萬齋醮之修寺觀之建殆無
停日南方織造頻煩近臣賞賚踰度皇親之家侵奪
民田網羅市利軍馬錢穀悉歸宦官增遣不已大獄
攙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伸人臣直道
在閣者未蒙起用小臣言事被謫者未經原復文官
由傳陞而得武將非振舉而陞名器濫施曾無紀極
災異之警偶洩雲南當國者不知自省乃奏遣大臣
考察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哉且以雲南災異
而并考黜貴州庶僚又何理哉他方之有災異者多
矣考察何獨不及昔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與君十五事今樊瑩職兼巡察不能劾奏底畹大臣而獨考黜雲南官吏抑末矣如必欲綜核名實感格天心乞先令兩京文武大小諸臣或自陳或考退然後分遣大臣巡行四方黜其貪酷之尤者其雲貴被考諸人得令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黜退及存留者與他方一體施行仍乞陛下任大臣為腹心倚言官為耳目將臣所陳弊政一一釐革大臣當起者立賜登庸言官被謫者即為牽復諸凡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罷行之再乞延訪大臣諮求民瘼傳

覩經史用鑒治源如此而災異不消天下不治臣未之聞也時不能用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撫州縣丞子延主守仁爲師教之士始知學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援之則賊已平乃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假進貢名張賜假御璽名丞歛銀十餘萬恣行乾沒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江南北大饑書奏命賑濟江北謂民命在旦夕惟設粥則所濟皆窮人不待編審乃令州縣十里一厰責廩哺之全活無算尚書在湖廣凡中朝議大禮未定獻議言今日禮官之

論舉朝皆以為是臣愚曰此未可遽是張璁霍韜之
說舉朝皆以為非臣愚曰此未可遽非蓋天下者高
皇帝之天下孝宗不能私也孝宗傳位武宗神器
已有託非孝宗無嗣乃武宗無嗣也昔宋英宗以濮
王第十三子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
統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
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今上纘承大業非嗣
孝宗之統嗣武宗之統也非嗣武宗之統嗣高皇帝
之統也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
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為非也然天無二日尊無

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比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至於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謚也豈宜加於今日哉議既具會中朝競獻報

璁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大喜三年
正月具疏獻上之帝得之亦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
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遂寢召命命禮部尚書汪俊
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璁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
翰林他官莫敢望而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用
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賑荒無狀多侵漁
書亦屢辭并錄上大禮考議最後乞遣官行勘帝爲
遣司禮中官一人戶刑二部侍郎各一人錦衣指揮
一人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
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多爲聚訟兩

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

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令以伯為父以父為叔
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
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令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
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
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陛下
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
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
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
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宜稱皇考章聖
皇太后本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

宜如徽稱曰皇嫂名義既正尤願陛下仰尊孝宗保
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
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
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是則
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
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
告天下尊稱遂定焉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
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户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勳既坐
罪褫職希旨請遷獻帝梓宮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
趙璜等既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

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誠慎之也臣等博詢衆論僉謂顯陵形勝真帝王幽宅不得輕議遷移全等謟諛小人敢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壽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朝廷因而命之令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曰天子乃不勝數軍耶請討之與政府意忤時執政者為費

宏石珤賈詠書心弗善也明年二月力薦楊一淸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爲大臣當持獻畧共濟時難何以中才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是四月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書上疏力陳不可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異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時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叔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賜敕之典議盡還議禮遣戍

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觀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書以孜孜奉國要報帝恩而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書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謚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直諒勤敏遇事敢為而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既論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往按之不如書言

而書時以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士論少之弟春篆並知名春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有聲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簡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寵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累朝故事無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并夔留為修撰書由是怨宏數行詆訕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用

春為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任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而書汪鋐不可遂有隙後鋐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詬鋐鋐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纂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崑既加太傅待二司甚倨二司亦不與往來崑遂劾按察使沈恩等抑買市物諸事詔遣刑部偕錦衣官一人往按狀纂與同官李長私語崑不循分所奏亦多誣長即以其意具疏劾崑帝自言官伏闕積怒未解長奏入摧責獲多庇崑者有旨責長誣陷重臣下詔獄

詞連纂弄繁治之法司擬贖杖還職落並謫外纂得夷陵判官時正德十四年八月也世宗嗣位召復故官未上卒吏部請卹詔予祭贈光祿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遂讀書西樵山中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上言古之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居處恭者道問學之要也敬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時能念念由禮無時豫怠否乎孔子四勿之訓誠今日所當講也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爲之票擬至斟酌裁決率歸近習輔臣

失叅賛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將来壅塞聖聰率由於此向令章奏請召大臣而决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得衆議而公駁之使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權之謗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厰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受秩廣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槩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畧虚文皆治安天下之要務而其本則在上下之交曩高皇帝尋晝訓惟曰君臣同游即宣宗英宗孝宗亦皆時召

大臣面商政務尤今日所當取法也帝嘉納之先是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爲大禮議駁之澄見貽書相質難韜故澄會試所舉士乃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父與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竝無稱爲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

後者為之子以誤後人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其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

孟子言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曆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有嗣後

雖繼其嗣而絶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豈其為謀不臧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絶即武宗之統亦不絶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絶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

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以迫於羣議不遽行也而朝士遂指目翁為邪說翁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而有詔召翁翁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陋議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建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欲陛下委考獻帝

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
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母重將來之悔而已始
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内
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願陛下
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貳
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
中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
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
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
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愚謂陛

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榮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
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
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来之失而
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
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
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
文小節遂搆兩宫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
願陛下以臣等建請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
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
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未

可輕忽凡正始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誦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翰固辭且言邇年流弊翰林不遷外任吏部不改別曹群以二官為清要致翰林不畏天子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天子而畏吏部自令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馴至三品即遷外藩參政及各部侍郎六部

長貳或留加保傅或出爲藩臬翰林六品以下悉調
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郎中員外郎及給事御史
俱補監司郡守政績卓異即擢京卿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亦得擢翰林京卿不當專守資格帝不
允辭趣令赴職而下其奏於所司悉格不用六年還
朝命直經筵日講翰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講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
兼翰林學士翰後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
李東陽楊廷和顧鼎臣夏言嚴嵩輩皆以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
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

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覬居學士徐縉之上何怩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謝力辭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謝上言天下理亂在士大夫心術崇禮讓廣恥則天下治爭進競得則天下不治近來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限耗費無涯更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今翰

林既修書亦以遷官日講亦以廕子巡撫子弟亦廕武職冒濫如此祖訓謂何且陛下將為千百年之計邪抑計目前而止也今邊防視昔廢弛財用視昔匱乏生民視昔困苦人才視昔卑陋官吏視昔貪污紀綱視昔頹壞日甚一日內有危亂之實而外存振飭之形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夫爵祿者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豪傑也惜與為吝過與為濫今以講禮修書叨受峻秩儻有能輔陛下致太平立千百年大業何以待之上之與奪抑揚天下取中焉下之辞受進退風俗取則焉世有材不稱位

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臣功不足以挽之又隨衆趨焉其可哉因再白給事中陳晄之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時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書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尚書胡世寧言韜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當

世寧儀宜用爲都御史仍兼詹事俾糾彈百僚裨補
闕失不宜置之散地帝優詔報聞然亦竟不用也八
年春災異求言韜疏陳時弊十餘事所司多議行尋
充會典副總裁奏辭光祿酒饌帝特從之張璁桂萼
之罷政也韜詔言官陸粲等實受楊一清指使兩疏
力攻一清果奪職而璁萼得召還九年三月帝從夏
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因詆言變亂
成法帝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
護前自遂見帝怒未釋不敢奏辯乃遺言書痛詆之
復錄其書送法司備詔言怒疏陳其狀且言韜憑高

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內外文武天下畏其威者但知有韜不知有朝廷爲韜輩側目久矣因劾韜無君七罪并以私書進呈帝大怒則以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疏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鄭文憲上言邇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韜之心容其戇而含其直且言天地分祀是置父母於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之防閑帝怒謫之邊方韜繫獄踰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韜尋以

母殁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許翰及方獻夫居鄉不法數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委於尚書而侍郎率不預聞翰言於尚書汪鋐宜擴大公無翰故職侍郎始獲參部事翰素剛介屢與鋐爭執鋐及僚屬並厭憚之既而鋐罷帝久不置尚書以翰掌部事風獎多所釐革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丞翰言輔臣面承天語諫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偽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其持正不撓如此十五年

六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韜奏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方得乘轎百官遂過引避有等乃南都不論品秩悉乘肩輿街衢相值畢不避尊近給事中曾鈞騎馬直衝尚書劉龍潘珍兩轎之間鈞遂與龍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有所遵既下所司於是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及南京給事中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引避隸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先以劉淑相事憂與夏言相訐至是疑充濁之奏出言主謀既詆充濁為奸黨於是言不敢與議都御史王廷相乃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言引

避之制京師久遵南京不得有異因請禁小臣秉輪

如翰言帝為下令申飭而南京諸臣驕恣已久抗行

如故翰復以為言帝再為下令而諸人不服曹遷及

其同官戶相等至與翰面相忿爭相遞劾翰遷官南

部怨皇恣肆與其鄉人群飲郊壇擅取海子魚飲啖

松下侍郎表宗儒春喪不當進表逼之使行踰上疏

自理且言春喪迴避律例無文既下吏部及南京吏

部都察院勘報咸言春喪不避誠如翰言惟取魚一

事不能無過帝為停翰俸四月相等詆毀過當亦停

二月翰既與夏言交惡及言柄用翰每欲因事陷之

十六年九月上言內閣之臣止司票擬外人不知遂謂朝廷大政悉出其手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以恩非己出故抑之也給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貶謫尋復故官人皆曰鶴鳴以賄得也夫六科妄稱缺人罪在六科吏部選擬不當罪在吏部今不罪六科吏部而獨黜文光等其何辭於天下鶴鳴居官無狀嘗受富人金錢而令所親挾重賄詣京師請託陛下宜明示中外以二者黜陟之故其或出自閣臣亦宜宣布在廷諭吏部今後進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曉然知威

福出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蓋爲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并詆韜居鄉不法諸事吏部言鶴鳴復官本由特旨韜所言或出風聞鶴鳴劾韜亦無指實帝乃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倚勢强市布帛湜等自辯言每慶賀進表韜縱令皂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又不當擅受民詞章下南京法司亦以受詞爲韜罪帝並置不問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攝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但念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虐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爲

富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
固寵權時叱去來若奴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益
謂職不崇則權不大無以龕致四方之賕賂也大臣
納有司餽遺有司朘小民脂膏怨氣召災實有所自
臣若受祿晉秩不讓不辭是臣亦幸此榮遷以自娛
素餐也何以息貪風表百職哉其意亦為言發也蓋
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譏詆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人情恟懼蓋因言
六飛南狩時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
武官惟郭勛不受鑽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而科斂

衆心栗凜懼有他變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宣諭，群情大安乃詰鞠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其據實奏聞朕將治焉鞠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吏詞推諉務令指實鞠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帝問之夏言令其自述當不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銜遂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鞠懼不當帝旨尋以赴京所過進鮮船內臣貪橫狀極辯論列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鞠學博才高強毅戇直而

量頗偏隘所至好與人競帝亦知其然故不果大用然其先後建白九十餘章率國家大計人莫能言其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人入寺觀罷娼户市良人女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諸可以厚風俗者民力者率毅然為之雖重忤權豪不避故既去而士民思之初韜舉進士不得毛澄李時為座主及後總裁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其孤孑行意皆此類也子與璣舉進士除慈谿知縣亦以強項為鄢懋卿劾罷尋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寧王宸濠將爲變洪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上之宸濠倉皇舉事卒以無成本此兩人早發之力也武宗將南征倡同官伏闕諫不聽出核松潘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贓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邊釁殺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邀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洪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洪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固以旁支承正統然謂之繼統可也謂之繼嗣不可也若必以繼嗣爲名將直繼武宗乎抑舍武宗而繼孝宗乎以爲繼武宗則倫序有爭以

為繼孝宗則武宗已為之後矣陛下乃更為之後乎
夫禮緣人情陛下已貴為天子而興獻母妃曾不得
尊為帝后不知於聖心安乎否也况藩邸舊臣如袁
宗皐輩昔為長史審理者今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
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為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
親如興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
后之稱乎儻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
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懽內庭時
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
之為后則于慈壽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又缺尊

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矣璁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下刑部治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泣訴於官謂福自殺

之也其隣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執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罰應召議是執如初帝愈怒褫決職給事中陸粲抗言福親屬隣里咸証送状而其姊言屯痛憤故決據此定獄乃還蒙蔽讒近日會審侍郎許讚禁不發言閻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直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為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枉死應召及隣人俱充軍邊衛而杖福之姊百人以為冤蓋是時帝方

深疾孝武兩后家而柱乃武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雖獄情顛倒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明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詮叙詳審每除一官必曰此缺相宜否如不當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遏傾陷善類者必昌言扶植之時御史非巡方而舉劾於外者類多舉劾以示恩威決以為非制請自今御史所論列必其專職毋許濫及帝可之遂著為令又明年疏論箕仙之妄時帝篤信左道禁中築箕仙臺時用

其言浹威福見浹疏大怒欲罪之猶以前議禮故不
遽斥也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尋坐事奪俸者再
浹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為民又十
年而卒浹少有志節自守甚嚴雖由議禮驟顯然無
所黨比尤能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
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謚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
事進員外郎從王守仁論學獲聞良知之旨寧王宸
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諫請告歸嘉靖
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時同列張璁桂萼與中朝力

爭大禮宗明心善之偈言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私議奈何不法三代明年四月偕璁萼及黄綰上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為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為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狗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建臣集議經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

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
覲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
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
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
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
后為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
今當明父子之大倫繼統之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
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
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

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自是蒙帝眷明年出爲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毋憂歸八年服闋徵拜光祿寺卿光祿各署素無統紀中外不相關白吏得因緣爲奸宗明率僚屬參稽舊章著爲成式曰光祿須知上之因言供御飲饌宜防奢侈欲自今乞爲中制俾祭饗有常燕賓賜有常格膳羞有常味多寡有常數而貪婪者無所容其間制乃可久帝嘉納之著爲例內府進供器皿

兩京工部歲辦萬有千二而中官率有入無出宗明以為言帝悉命給發有故違者劾治寺中為清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論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令以一人妄言而必究主使之人廷臣孰不疑懼况名搒掠以極當此嚴冬或致困斃將為仁明之累帝大怒錮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十四年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呂經而歙務為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

上言前者邊　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奇徭悉已釐正而廣寧復告變又誰激之比于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専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侍帝恩眷莫不驅駕氣勢更相牽引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顧持論和平而無所私比故於諸人中獨無訾議之者從子元恭舉進士為工部營繕主事嘉靖二十九年帝從部議命給事中李用敬覈內府監局諸匠俾出赴工旋為近侍高忠沮止元恭執奏前旨不宜廢格因劾忠用

上弄權宜速治帝初怒不允給事中李柵等復以為
言獲如前旨元恭由是顯名既而俺荅薄都城言官
薦郎曹知兵者五人元恭與焉官終鳳陽兵備僉事
黃綰字宗賢黃岩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當得官
感宋儒張載論蔭襲語遂棄舉子業師事謝鐸攷古
學已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學益博謁選為後府
都事謝病歸復師事王守仁講良知之學嘉靖初薦
起南京都察院經歷時張璁桂萼方與中朝爭大禮
帝心嚮之綰亦上言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近
江西北歲凶至餓殍載野父子相食腥穢之氣上薄

於天求所以致此之故必宮廷內外有大不和之事
而致然也陛下臨御三年初任大臣矣而今皆不任
初聽言官矣而今皆不聽議者多咎陛下不寬厥德
臣獨以為不然蓋陛下有孝弟之情臣僚不能因之
以推廣而反致中違陛下有親賢之美臣僚不能因
之以將順而反務排擊故也陛下以憲宗之孫興獻
帝之子遵兄終弟及之祖訓入踐大統止宜稱孝宗
為伯考武宗為皇兄仍稱興獻帝為皇考立廟大內
躬承祭祀不干正統庶幾大義明而私恩亦盡議者
徒牽合宋濮王故事強陛下考孝宗而臧武宗兄弟

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豈惟陛下之心不安凡有人心者皆不安也且武宗承孝宗之統已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時嘉靖三年二月也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有本生皇考之稱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黃宗明合疏力爭大禮遂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力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

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時王守仁為忌者所抑雖封伯而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論黜綰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由是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家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復進詹事兼官如故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為百戶後附璁萼議大禮且交關

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及是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竭罷閑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納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還法司竟坐遣戍洪亦編氓原籍綰雖由議禮顯而文學自稱與璁輩深相得璁欲用為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經筵不令進講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遍攝諸部印事無留滯人服其能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張璁深相結至是

忽相左而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潜附之其佐
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勘實綰久之不報
而守益竟自回籍吏部尚書汪鋐遂希璁指疏發其
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璁即調旨
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復留綰供
事鋐不悅再疏攻綰且援及他事帝復命調外於是
綰上疏自理且言釁端所由起者三臣與璁素厚璁
在政府數有規正而璁見謂譏切一也璁與夏言不
合臣每事調和而璁反生疑隙二也大同之變璁主
征討臣主撫安執議相左三也因詆鋐為璁鷹犬乞

賜罷黜以避禍奏入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璁貳矣先是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百道進攻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璁及廷議並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城中已為郎中詹榮等撫定而亂卒猶未盡獲軍民瘡痍特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疏下禮部綰言以為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陰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

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投牒訴官軍暴掠者以數百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無所問以安其心而督有司加意附循有關鉞等數人初為叛軍使蒙古因留其中至是鉞歸綰執而戮之諸反側者遂流言籍籍綰乃大集軍民曉以禍福衆始帖然自是惟叛軍害者齎至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俾按里核實一日遣卒掩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數十人有尚欽者當搶攘時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執刀鳴金倡亂歷數街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出未獲首惡數名圖形購之軍民始欣欣知不復有詿誤累乃令有

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聚軍民子弟教之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言源淸永罪不可宥詔下部議綰以勞增俸一等時璁及兵部諸臣頗庇源淸陰抑綰綰累疏論列帝亦意嚮之源淸永卒被譴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遭年叛服之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充使廷臣屢以名上帝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以諭德張治副之時帝方奉承天趣綰詣

行在受命綰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諸京師為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請遣給事御史各一人同事又請吏禮兵三部共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嘉其為國任事悉從之最後為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言帝怒褫尚書靳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有文學明習典故博辨捷給吏事亦勤敏故雖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為忝特初附張璁晚又背璁附夏言時頗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璁上

疏著為襄府棗陽王祐楒其言曰孝廟上宜稱皇伯
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即興國之陵廟祀用天
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
養宮中庶能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詆時世宗登
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
起於是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
謨即璁萼輩亦益稱之不與為伍故自璁等八人外
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
刑懲朋黨欺蔽之罪此其尤故言無忌者也嘉靖四年
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

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瑰萼獻夫翁所正取者不過五人若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經歷黄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瑰萼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録其錦衣百戸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於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亦應如其請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

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託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背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賞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皇考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璁蕚已死不及見矣

論曰席霍諸人雖一時併以議禮進而跡其生平風裁嚴毅操履峻峭絕少攀援比附之爲累葢其所以自處者固有道也學者立身行己難以槩律要必實有自信而後可以觀其餘不然中道喪沮首尾潰決無一足與於君子之林矣語云爲善不卒見異而遷寧獨無愧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一百二十九

王思　王相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張曰韜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漢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李可登　余禎

王思字直學太保直魯縣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以行其志六卿得以專其職今者不然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

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壞也惟陛下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毀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凡欲以通上下之交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上下不交甚矣則夫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又豈能一一上達以警動於心哉臣伏願陛下悉尊舊典凡遇宴閒少暇召問勿以過

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
月帝押虎而傷閏月不視朝思陵上封事曰孝宗皇
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
傳言虎逸於押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
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動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
於問安經筵僾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
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
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網積弛國
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
社之憂凜若朝夕令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

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宫日湎以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待命數日留中不下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鋭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飲爲質詢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離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檥舟以濟時都御史王守仁講學贑州思從之游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

奸莫若省覽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佞阿徇之說盡
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
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還俸者皆不得辭尋
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仝官委爭大禮不報時張
璁桂萼方獻夫為學士思叢與仝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
獲廷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
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澯
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
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

差思贈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極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素豪邁尚志節初甚英發中更爲和易外絶畛域而內實井井無親隸貴賤皆推心焉事親篤孝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入仕僅四年而卒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九月疏陳汰冗食愼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其言禁貢獻謂天下幅員萬里宜財賄不

可勝用然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者何哉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為之也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於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鬭異號曰孝順從宜損己之財以娛陛下哉不過取之民耳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其言明賞罰謂人君馭下惟賞與罰賞罰不明下何以勸邇者庸才厮養其不封侯腰玉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陣而奏功此士卒所由解體也跡入權倖懸

之傳旨諭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南寧伯毛良殺其子而錦衣掌印指揮朱宸等多違縱原先後論之皆奪職閑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五人為錦衣千百戶原以加恩太濫抗疏極言請行裁節供不聽四川巡撫都御史許廷光不職原劾而調之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强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然一時權貴皆震懾進戶科右給事中何孟春之叔議伏闕也原偕仝官張翀等

要遷百官伏左順門撼門哭諫觸帝怒下詔獄原既與諸臣受杖三十於闕下踰旬復再被杖竟以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後贈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時劉瑾既敗大盜蠭起玉疏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近佛烏思藏下獄玉

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
是時世宗即位逾年矣凡從興來諸內官恃帝寵衛
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
芽玉即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鑒歷叙武宗時事勸
帝戒嗜欲杜請托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
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傚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
四等而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
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
藻之未有舉朝搢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
有禮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詆之猜

疑非盛世所宜有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諫亦助為之言給事中張原以廢僚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而玉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有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之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其言宸濠稱亂由左右懷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

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省十六年入為兵科給事中即疏請世宗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

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乎宴享往以國戚而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皐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張白鵠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白鵠兼綰府縣印召其父老豪傑與約曰彬黨至若等即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己而彬黨果累騎來

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爾曹府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倉卒無辦言已彬黨莫聽因徒丐者遂大呼者道傍爭投瓦石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立行部過常州顧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州以南蘇松諸府得免毒痡曰韜力也世宗即位召為御史楊廷

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龢亦上言陛下既稱閹臣所奏爲變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有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者何哉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群小爲害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華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苟圖身家之利不顧社稷安危陛下奈何任其遂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之官行金數萬方乃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龢與同官胡瓚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口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幾竟死隆

慶初進贈光祿少卿瓔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歴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翰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内庫仝事奄人例有供饋淮悉絶之所在皆與中官共事然卒無撓公勤慎爲尚書孫交秦金所重頻書上上考預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歛金與淮仝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

申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時山東冦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黄縣俘斬數百人已而盜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有所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紹遠民懷其政來圖其像祠之入爲戸部員外郎以諫死贈太僕少卿

張濼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以舉人歷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

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
何肺腑外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
中外皆壯之潔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寶平知縣忤巡
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乃訟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
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會尚書王瓊與都御史
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為
澤罪欲中以危法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遣私人
誘潔署牒且曰澤所為者南宋覆轍也事成當有顯
擢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
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詎不胥署尋

進員外郎粲性剛不能容人過嘗有御史毛鳳者招之飲被酒語不合遂起絕之其任氣如此竟受杖被創死追贈太僕少卿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進士工部主事瑜自少有志操內行純摯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歸則奮勵為學施德鄉里甚備世宗踐阼起故官即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才十事已而竟死杖下瑜嘗典四夷館諸夷聞者皆膜拜流涕後贈光祿少卿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
駕主事憤中官進貢者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
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竟遁去有力者欲并造舟之
利應奎出身當之訖不得肆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
重猶執私喪三年入為禮部主事未幾竟以廷杖創
甚卒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見義必為以聖賢自期
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殁以當俎豆其間其
立志如此時同受創死者刑部郎中新喻胡璉字重
器正德六年進士嘗諫武宗南巡受杖兵部主事奉
新余禎字興邦正德九年進士兵部司務輝縣李可

登字思善弘治末鄉薦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
志惟戶部主事安璽刑部主事殷承叙無考穆宗嗣
位贈建太常少卿應奎承叙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
丞初諸人旣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欽奏言
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考訊諸臣跡雖狂
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
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袵席創重
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
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
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

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越數日通政司經歷李繼
亦上言陛下進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群臣
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數十餘人大臣紛紛
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
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
矣乞録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仕者
委任寛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
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
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恤贈官録廢帝
大怒謫懋四川典史

論曰諸臣建言被杖之死靡他風節寧無可取然納約自牖信而後諫聖人不嘗誡之乎奪人用極之恩而發以最難堪之事即施之僚友且不可況君父乎乃猶悻悻忿戾授人以彈柄而攖其鋒㨿斯術也欲以濟天下之務難矣